

《廢墟少年》PART 2 體制的背叛與救贖 p.105~192

1. 主旨：這個部分談的是關於……

- (1) 當父母缺位，當家庭失能，國家公權力就要介入照顧孩子，這些年政府努力建立一套體制，用來弭平家庭資源落差對少年的影響。透過學校推動補救教學、接住有中輟之虞學生，進行中介教育。政府如何避免虛擲資源，進而讓資源到位，讓少年感到希望。
- (2) 在安置機構中，「性」一直是難以處理的議題，原本保護而少的安置機構卻成為性侵或霸凌少年的所在。許多安置機構管理人員缺乏，也常以「控制管理」的高壓方式取代照顧。台灣目前過度倚重機構安置，在機構嚴格的管教下，甚至衍生出諸如霸凌、性侵等問題，讓孩子無法好好成長。體制原本是要給受傷的少年救贖，少年感受到的卻是背叛。
- (3) 結合社工編織出安全網，希望藉著體制的力量，接住下墜少年，合力送孩子回安全的家。這套用來協助少年的系統，卻因分割式的政策、前線人力匱乏，少年依舊在福利體系中流轉。

2. 觀點：作者想要藉由這個部分告訴我們……

- (1) 在孩子墜落前掙扎的補救教學與中介教育：為什麼脆弱家庭的孩子，當家庭之網沒有提供適當的教育與輔助，進入到教育機構後，卻面臨長時間的學習空轉，而又是為什麼，我們總在期待超義務型的老師出現。萬一這樣的幸運，始終沒有降臨呢？
- (2) 遮掩的傷口——安置機構裡被性侵的少年們：令人難以面對的矛盾是，原本保護兒少的安置機構，卻成為性侵或霸凌少年的所在，而且，安置機構內發生性侵案件的比率遠高過社會一般的發生率，性侵事件的發生安置機構也都怕影響形象，難免會有不敢對外通報的壓力。
- (3) 社工與他的脆弱家庭們——如何合力送孩子回安全的家：為了保護每名兒少的安全，政府有一套三級預防體系，教師或民眾通報社會局後，如果個案符合第二級風險家庭指標，如父母入獄、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妥善照顧孩子，由民間社工輔導；若孩子有受虐之虞，家庭完全失去功能，則進入第三級由政府的兒保社工介入。家庭社會工作的成員，他們幫助受挫的家長找回能力，相信讓孩子在家庭裡穩定成長是最為重要的。
- (4) 過度傾斜的機構安置——為什麼幫失家兒找家這麼難：和機構不同，寄養家庭通常只照顧一到二個孩子，但一名生輔員至少要負責六名兒少，寄養媽媽更能關注到每個孩子身心發展，給予照顧與關懷。

3. 支持觀點的例子：作者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……

【個案】：原來我也可以想像未來——十三年育幼院經驗，陳旺德成長之路

如果人生能重來，陳旺德不想要經歷育幼院的那些日子，當旺德六歲時，社會局的社工評估「家庭功能不彰」，僅留下哥哥和老父親作伴，剩下的三個小孩，全被安置到育幼院。這一去陳旺德再也見不到家人，那種與家人分離的痛苦，至今仍清楚記得。從六歲進育幼院，直到十九歲離院，在育幼院度過十三年的日子，無依無靠，很早就明白，自己要趕快長大。

陳旺德一直感到痛苦的，也是育幼院裡那套「感恩」教育，但當大人心情不好，所有的福利都能隨時被收回。要在育兒院裡生存，得學會看大人臉色。因育幼院照顧人力不足，必須仰賴一套管理規則，如果違規，育幼兒裡的處罰方式五花八門，打手心、打屁股……。育幼院主任說的話，就是權威，就是規則，這就是育幼院裡權威教育的本質。

雖然是育幼院是「替代性家庭」，但育幼院終究不是家，這裡永遠都是被管理的一群孩子。離院後，多數院童過著拮据的生活，為了養活自己，必須打一到兩份工作。更糟的是，害怕想像未來。育幼院的教養不鼓勵冒險，更拒絕院童爭取自身權利，從小被灌輸「日子平淡就好」。離院的哥哥姐姐很多在餐廳工作，還沒離開育幼院的，也覺得自己未來會到餐廳端盤子。旺德也曾經這樣認為，每次想到未來，都讓旺德覺得自己一無是處。

4. 緊扣主旨反思：讀完後我能……

讀完《廢墟少年》PART 2〈體制的背叛與救贖〉後，讓我懂得感恩並珍惜自己目前幸福的家庭生活及良好的就學環境，我看到許多和我年紀相仿的少年，卻無法繼續學業，在工廠或農地賺辛苦錢養活自己，還有在育幼院度過十三年的日子，無依無靠的陳旺德，他的艱苦成長過程也讓我為之鼻酸。

我從PART 2〈體制的背叛與救贖〉中看到當一個高風險家庭失去功能，學校和政府能為失能家庭的兒童做些什麼，以及還可以做得更好的可能性。希望脆弱家庭裡的孩子墜落之前，能有更多社工人員和學校師長能夠及時提供協助，穩穩地接住這群孩子，讓他們也能平安順利的長大。另外，補救安置機構(育幼院)也存在有人力不足、性侵或高壓管理等教養及兒少保護等問題，也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夠有更多金錢與人力支援，讓這些存在已久的問題能獲得改善。